



# 邁向環境教育的本土化一 以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為例

陳嘉成／南投縣中寮國小教師

## 一、前言

電視上傳來：『石門水庫的上游，在百吉國小附近，又被傾倒廢土，環保人員調查發現，廢棄土中有焚化爐的底渣，懷疑有戴奧辛的成分。而此地為石門水庫的集水區，大台北地區三百萬人的飲水將受到污染。』像這樣的新聞屢見不鮮。嚴格來說，環境污染、資源耗盡等問題都是自工業革命之後才出現的，而環境問題被意識為嚴重，對地球所有生物和生態產生災難性後果，則是六〇年代之後。環境污染不只是人類的問題，但卻只有人類的作為會變成環境污染的問題。

在工業革命之前，人類對大自然的利用和傷害都非常有限，而自然也具有足夠的承載能力去承受和消化人為的耗損。但是，在工業革命之後，人類的生產力大為提高，耗用大自然的資源以幾何級數激增，從而製造出來的污染廢物已遠非大自然可以吸收轉化得了。因此，自然生態受到破壞、改變，以致最終將不免於崩潰。這樣的因果，源自於西方啟蒙思想的哲學發展與科學科技的演進，長期以來都以人類為中心，對自然資源，包括動植物等各種生物的運用，都以為人類服務、為建設現代化社會生活為目的，並沒有對自然生態給予適當的尊重或自制（李瑞全，2000）。為此環境倫理學的理論應運而生，環境倫理學主要是學界對這方面的課題的一個回應，而所謂的倫理，是指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係；環境倫理則是指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道德關係，其內涵包括信念、態度和價值觀（楊冠政，民85）。

數千年來至今，人類仍以是萬物主宰自居，許多的主張仍以科學和政治為考量，甚至以人類自身的利益為目標。而環境則是在此三者的角力中，被放棄的犧牲者。依據西方傳統的哲學觀點，通常否認人與自然之間有直接的道德關係存在，並認為只有人類具有道德地位，所有東西被人類使用時，方具有價值，這是典型的人類中心主義。在環境倫理的理論中，似乎都以西方的哲學理論為背景，而有關環境的各種實行方案，則以這些環境倫理理論為基礎。然而，在現今環境日趨惡劣的環境中，大眾開始思考，在東方的哲學思想中，是否存在著對於環境倫理有著較為合理的，可以做為現今社會所遵循的環境倫理存在。

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現今仍是主流的價值觀所在，而如何從中能夠找出對環境的生機，成為環境教育的新契機？似乎得找出其平衡點，並加以轉化，才能為我們的環境教育帶來新契機。所以，當我們在西方思潮的衝擊下的同時，我們是否也可以再思考中華文化原有的環境倫理，以及台灣四百年來是否有些傳統的環境倫理是值得發揚的。然而，在我們的生活環境—台灣，這歷史脈絡中，似乎看不到這樣的本質。

## 二、西方哲學思潮的衝擊

數千年來，中華文化對環境的破壞並不如西方國家那般的劇烈，而且受獨尊儒術的影響，視科技工藝等為雕蟲小技，因此並沒有發展太多污染的工業，而以農立國的民族



性，更讓科學侷限在天文曆法及農田水利等領域上，因此儒家對於環境的影響並不大。而道家因為重視天人合一，與自然共處修身養性，所以可以說是與自然合而為一的，對於環境生態的影響更是微乎其微。因此在文化的歷史上，我們是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狀態。然而，到了清末，因為受到西化的影響，工業科技快速發展，而使得環境開始受到衝擊。

我們所居住的台灣受中華文化的思想影響甚深，然而，從台灣近四百年的歷史來看，先後受到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蘭等的殖民統治，之後雖然短暫經歷明鄭時期，緊接著是清時期的開發，然而當時台灣還可說是一塊未開發的瑰寶，而且大部分的開發屬於政治文化的部分，因此，雖然開鑿鐵路等，對於台灣的環境來說仍可承受。日據時期，台灣雖以殖民地的身分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掠奪，但大部分仍是以農業為掠奪的物資，因此開發的科技由日本較為先進的科學技術引進，台灣開始進入後農業時期，截至此時，台灣的環境已經開始受到西方的影響。

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歐美工業生產突飛猛進。由於工業化而產生許多環境問題，例如空氣、水和土壤污染、放射性廢物及其他毒物質之泛濫。尤其是環境災難的頻仍發生，使世人深感環境危機日益嚴重，而台灣也受到這一波西方世界人類中心主義的影響。

學者認為人類中心主義具有四個特徵，第一是認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人，其次是認為人類是一切價值的來源，大自然對人類只具有工具性價值；再來是人類具有優越特性，故超越自然萬物，最後是人類與其他生物無倫理關係。這樣的信念，乃肇始於笛卡兒在其 *Animals are Machines* (1993) 一文中所述，人類具有思考和語言的能力，而其他動物則無，因此人類與其他動物完全分

離（楊冠政，民85），此即為今日西方社會的主流價值觀。

### 三、人類中心主義

Bryan G. Norton認為西方社會盛行的「人類中心主義」(anthropocentrism)可分為「剛性」(strong)和「柔性」(weak)兩類型(Norton, 1998, pp.313-315)。「剛性」人類中心主義，認為人類以外的大自然事物，只有在滿足人類個體的「感性偏好」(felt preferences, 只能滿足個體暫時的特別需求)的時候，才具有價值(Norton, 1998)。Immanuel Kant的主張是屬於這樣的觀點。「柔性」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類以外的大自然事物，都可以滿足人類的「理性偏好」(considered preferences)而具有價值。所謂的「理性偏好」就是經過仔細的考慮，並且採用理性的世界觀，和以圓融的形上學、科學理論、美學價值和道德概念為基礎所形成的價值觀(Norton, 1998)。因此，「柔性」人類中心主義的著重點，在於它強調其他物種和自然物可以「豐富人類經驗」所具有的價值。William H. Murdy是屬於這樣的觀點。

#### (一)「剛性」人類中心主義

Norton認為「剛性」人類中心主義，就是把人類看成「唯一內在價值的『所在』(the only loci of intrinsic value)」，所有事物的價值，都來自於對人類的貢獻和對人類利益的滿足，這些事物對人類而言，只具備「工具價值」。而某些「非人類中心主義」的主張，則是認為人類只是「所有價值的『來源』(the source of all values)」，而且人類之外的事物也可以作為「根本價值的所在」(as loci of fundamental value)。

Norton以「最後一個人」(last man)為例，說明前述價值觀的不同，如果只剩下最後一位人類，而且面臨立即性的生存威



脅，他是否能傷害其他的物體？此處的物體可能是物種、生態系、地形、地物等自然物體。如果認為這個答案是肯定的，則是「人類中心」的思想，否則，是「非人類中心」的思想。一般的經濟利益決策過程，就是以「感性偏好」作為考慮的對象，它通常只徵詢民眾的需求和喜好，再依需要程度排定先後次序。

一般對經濟利益的決策過程，就是以「感性偏好」作為考慮的對象，它通常只徵詢民眾的短暫需求和喜好，再依需要程度排定先後次序。在「感性偏好」中，人類個體的喜好就是價值判斷的依據，在強烈的消費價值體系中，這使得大自然成為人類剝削和利用的對象，大自然成為一座巨大的資源倉庫，而且在這種「剛性」人類中心主義價值體系中，人類欠缺反省和自我評斷的機制。

## （二）「柔性」人類中心主義

「柔性」人類中心主義以「理性偏好」作為決策的過程，考慮對象較為廣泛，是以一個圓融世界觀為基礎所作成的理性決策。在「理性偏好」中，人類可以藉由將自己的思想行為與一個理性的世界觀相比較，來形成一個自我反省和自我評價的機制，雖然這是一個理想化的境界，但它卻是人類應該努力和追尋的目標。

「柔性」人類中心主義，主張以比較理

性的「理性偏好」代替「感性偏好」，它主張人類去接觸大自然，並且將這種與自然事物接觸的體驗，作為價值形成的基礎。大自然成為人類生活經驗的導師，而不僅是具備滿足人類需求的消費價值而已，它也成為激勵人類心靈和價值形成的重要來源。

因此「柔性」人類中心主義，對環境倫理有兩方面重要的主張和影響：1.提出一個重視人類和其他物種之間親近關係的世界觀，鼓勵人類與大自然和諧相處，這與只會利用和剝削大自然的價值觀完全不同。2.認為人類和大自然相處的經驗，可以成為價值判斷和價值形成的基礎。

「柔性」人類中心主義，可以達到尊重大自然，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的目的，但它並不需要承認或給予大自然事物的「內在價值」（intrinsic value），也不必禁止其他「非人類」中心主義對大自然事物具備「內在價值」的認同，因為它的判斷標準在於人類是否「與大自然和諧相處」，而達成此目標的理論基礎，可以是來自宗教教義為了尋求人類精神發展而提出的考量，也可以是來自一個可以使人類在地球上永遠生存的理性的世界觀，或來自其他的觀點。

在此可以將前面Norton所提及「人類中心主義類型」的敘述，比較如下表：



人類中心主義類型之比較表

類型名稱	「剛性」人類中心主義	「柔性」人類中心主義
價值觀類型	感性偏好的全然滿足	某些感性偏好的滿足，或理性偏好的決策。
價值觀定義	只能滿足個體暫時的特別需求，每一位人類個體的喜好就是價值判斷的依據。	經過仔細的考慮，並且採用理性的世界觀，和以圓融的形上學、科學理論、美學價值和道德概念為基礎所形成的價值觀。
決策過程	以全然的滿足一般人類的利益為決策過程	以一個完整世界觀為基礎所作成的理性決策，對環境的決策有二個重要的倫理資源。 1.把自然物種也考慮在內再做決策。 2.自然物種的經驗價值在未受人類價值的形式干擾前。
自評機制	人類欠缺反省和自我評斷的機制	藉由將自己的思想行為與一個理性的世界觀相比較，來形成一個自我反省和自我評價的機制。
對環境的優點	基於對自我利益的考量，也就是被自我利益啟發而致力於維護地球。	擔心人類中心主義最後會導致人類自身，以及所有其他生物的共同毀滅，因致力維護地球「生態系統」，或者「生命支持系統」的穩定和平衡。
對環境的缺點	人類以自身利益為考量的人類中心主義，導致地球資源耗竭，以及環境污染和惡化，最終將使人類面臨無法繼續生存的危機。	主張人類去接觸大自然，將這種與自然事物的接觸，作為價值形成的基礎，但它並不需要給予大自然事物的「內在價值」。

#### 四、邁向環境教育的本土化

從上述的討論中，我們可以了解，「剛性」的人類中心主義，可以說是目前生態環境惡化的根源，因其「感性偏好」，人類以自身利益為考量，導致地球資源耗竭，以及環境污染和惡化，最後將使人類面臨無法繼續生存的危機。因此，「人類中心主義」學者基於對自我利益的考量，也就是被自我利益啟發而致力於維護地球。

也就是擔心人類中心主義最後會導致人類自身，以及所有其他生物的共同毀滅，因而發展出「柔性」人類中心主義。並且致力維護地球「生態系統」，或者「生命支持系統」的穩定和平衡。有鑑於此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（UNESCO）與聯合國環境總署（UNEP），在1991年國際環境計畫發行的通訊「Connect」，以「全球環境倫理－環境教育的終極目標（A Universal Environmental Ethic－The Ultimate Goal of Environment



Education)」為主題，論述環境倫理的重要性。在文詞中指出：環境教育的終極目標在培養具有環境倫理信念的人，他具備正確的環境態度和價值觀，並能做出理想的環境行為（楊冠政，民85）。

但是，我們回顧台灣四百年來的歷史，從何時開始，環境的議題才被重視呢？掐指一算，也不過是近幾十年來的事。因為傳統農業社會中，人們所用的物資可以被大自然所吸收再利用，但是因為工業進步，科學發達造就了許多不易分解的東西。我們可以想想，這些物品真的是我們所需的嗎？亦或只是，商品所造成的人類的慾望，「剛性」人類中心主義在作祟。台灣四百年來的發展歷史中，我們看到的是一部環境開發史，然而在近五十年來，我們不斷的以「人定勝天」，這樣的剛性人類中心主義來開發台灣。看看中橫公路，現在的模樣，不難看出其慘狀。也就是說，當我們開始關心環境的議題時，也正是我們破壞環境之時。這樣弔詭的事情，也是目前我們環境倫理所應該正視的。

也就是說，當我們醉心於關心環境議題的「柔性」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，為「剛性」人類中心主義所做的調整時，「柔性」人類中心主義卻成為「剛性」人類中心主義的犧牲品。因為，柔性人類中心主義的「理性偏好」，似乎又有些違反人性貪婪的本質，因此如何在此二者間取得平衡，是我們需要思考的。思考環境資源具有滿足人類

感性偏好的價值，然而在滿足感性偏好價值的同時，我們亦要思考如何公正地處置環境資源問題的理性偏好，以滿足理性偏好的多元價值，所以這種「剛柔並濟」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，似乎便是我們未來在政策的制訂上一個可行的方向。

所以，當我們回顧以前台灣的美好環境時，我們可以說那時的環境是我們的「本土化」結果，而那樣的本土化所代表的主體意識是什麼呢？是樂天知命的「簡樸生活」。所以，「簡樸生活」是我們本土化的環境倫理，這樣的環境倫理，是我們關心環境與行動的動力。近年來，芬蘭的教育改革一直被當作模範國家。芬蘭在OECD（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）的四十一個國家國際學生評比中拿第一，且不但教育第一，其他方面的表現也極優異，國際競爭力連續第三次第一，政治透明度第一，已是第十五年被評為世界上文字能力最高的國家。試想：芬蘭曾因其他國家的人工低廉，導致國內製造業無法競爭而關門，失業率、國家負債愈來愈高，但經過投資及改善教育，且成功的轉型為知識經濟之後，成為全球競爭力第一的國家（吳祥輝，2006）。當我們看到芬蘭的成功，我們知道，芬蘭是找到了其「芬蘭的主體意識」，而成為世界排名第一的國家，所以當我們在思考，台灣環境問題的未來時，「台灣環境的主體意識」—『簡樸生活』，是落實環境教育本土化之方法，也正是「剛柔並濟」的人類中心主義的環境倫理。

## 參考文獻

- 李瑞全（2000）。「儒家環境倫理學之基本觀念：對伽理葛特之構想的一個批判回應」。《鵝湖學誌》第二十五期台北：鵝湖月刊雜誌社，頁189-206。
- 吳祥輝（2006）。芬蘭驚艷。遠流出版社：台北。
- 楊冠政（民85）。環境倫理學說概述（一）人類環境倫理信念的演進。環境教育季刊第二十八期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中心出版。頁7-20。
- 楊冠政（民85）。環境倫理學說概述（二）人類中心主義。環境教育季刊第二十八期，國立台灣



師範大學環境教育中心出版。頁33-49。

R. Descartes. (1993) : Animals are Machines. In Susan J. Armstrong and Richard G. Botzler Eds. Environmental Ethics, McGraw-Hill, Inc.

B. G. Norton (1986) :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Weak Anthropocentrism, Environmental Ethics 6:131-148.